



总主编◆王恺

LUODUWENYUAN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
BAIJUYI, YUANZHEN, LIUYUXI CHANGHESHIBIANNIANJI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

唱和詩編年集



白山出版社

LUODUWENYUAN 白居易 白居易 ◆ 编辑
BAJUJI YUANZHEN LIUYUXI CHANGHESHIBIANIANJI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

唱和詩編年集



白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洛都文苑——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编年集 / 白高来, 白永彤 编著. —沈阳: 白山出版社, 2009.8

ISBN 978-7-80687-451-6

I. 洛... II. ①白... III. ①文艺—洛阳—文集 IV. K269.1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32698 号

书 名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编年集

- 出版发行 白山出版社
社 址 沈阳市沈河区二纬路 23 号 邮编 110013
电 话 024-23088689
电子信箱 baishan867@163.com
责任编辑 杨红军
责任校对 彭和群
印 刷 洛阳市报人印刷厂
成品尺寸 157 * 230
印 张 21.5
字 数 310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一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 册
书 号 ISBN 978-7-80687-451-6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 例

一、《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编年集》收录了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的诗词及与此有关的文章。全书共收录诗 745 首，其中白居易诗 404 首、元稹诗 144 首、刘禹锡诗 197 首（含残句）；联句诗 13 组；（详见附一《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统计表》）三位诗人写的序文共 7 篇。由于年代久远，三位诗人的诗都有散失，特别是元稹、刘禹锡的诗散失较多。按唱和诗计：元白唱和 111 组，元、白间有唱无和或有和无唱的共有 104 首；刘白唱和 152 组，刘、白间有唱无和或有和无唱的共有 74 首；另有元刘唱和 3 组，元、刘间有唱无和诗 6 首；还有 6 首是白居易悼（怀）念元稹、刘禹锡的诗。

二、白居易的诗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顾学颉校点的《白居易集》（1979 年 10 月版）；元稹的诗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冀勤点校的《元稹集》（1982 年 8 月版）；刘禹锡诗文选自中华书局出版的卞孝萱校订的《刘禹锡集》（1998 年月版）。

三、书中诗作按年编排，一年之中尽可能做到按春夏秋冬编排；不能遽定的，编者参考诸名家的考订而斟定。少量组诗，如《浪淘沙》《杨柳枝》等，非某一时段写作，编在本年最后。

四、本书的注为脚注，采取两种形式：一类是分别注明《白居易集》《元稹集》《刘禹锡集》卷次，（）内的数字是其页数；一类是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诗文中的自注，分别标明。

五、编者在编辑本书过程中的主要参考书目列于书后。

序 一

卞孝萱

唐白公居易，晚年定居洛阳，子孙繁衍，书香不坠。五十三世孙白君高来，笃好文学，立志弘扬传统优秀文化，研究白公诗词已数十年。2005年余赴洛阳开会，与高来君相识，一见如故。近数年，高来君采用“大集内录出”方法，编成《白居易洛中诗编年集》及《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编年集》二书，前者已于2008年刊行，后者即将出版。白君远道来书，请余撰序，余嘉白君之志，欣然握笔。

乐天、微之、梦得为中唐三大诗人，早有定论。白公早年与元公唱和，世称“元白”，晚年与刘公唱和，世称“刘白”。三公后有诗集，需要对照阅览。今高来君将三公唱和诗词及有关文章，全部收录，按年编排；又编三公交游行实录，附于书后，甚为完备，方便读者，沾溉后进，功德无量。二书问世后，大有助对白、元、刘三公之研究，可以“更上一层楼”。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春于南京大学冬青书屋，时年八十六岁

卞孝萱，师从范文澜、章士钊先生，专攻唐代文史。现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唐史学会顾问、洛阳白居易研究会资深顾问等职。著有《元稹年谱》、《刘禹锡评传》等著作。

序 二

周相录

中唐诗坛，群星璀璨，而长夜耿耿恒熠耀于天空者，则唯数子而已。以数子之故，元和诗坛方得与开元、元祐并称为诗史之“三元”。数子之中，白居易（772—846年）、元稹（779—832年）、刘禹锡（772—842年）均其中荦荦之大者也。元白之诗，上至皇帝贵戚，下至牛童马走，无不喜而讽诵之，甚而至于流传海外，泽及邻邦，可谓古今流传之速且远者也。刘禹锡之诗，个性鲜明，艺术精致，白居易尤其服膺，赞不绝口。白居易号称“诗魔”，元稹有“元才子”之号，刘禹锡以“诗豪”著称，三子均及身已得盛名。

元稹与白居易，自贞元末年相识，历经宦海浮沉，人生变故，于中唐政治纷争之中，友谊却始终不更，可谓唐代唯一，古今无两。白居易曾云自己与元稹“一生休戚与穷通，处处相随事事同”（白居易《醉封诗筒寄微之》）；为元稹作墓志，仍云：“执友居易，独知其心”。（《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刘禹锡与白居易，诗文交往三十余年，“同年同病同心事，除却苏州更是谁”（白居易《寄刘苏州》），关系之密切，唐代不多见，古今亦罕有。元稹英年早逝，大和六年（832年）去世时仅五十三岁，而其年较白居易却小八岁；刘禹锡与白居易同年生，会昌二年（842年）卒时七十一岁，早于白居易四年辞世。白居易《晚归有感》云：“平生所善者，多不过六七。如何十年间，零落三无一。刘曾梦中见，元向花前失。渐老与谁游，春城好风日。”其《感旧》亦云：“平生定交取人窄，屈指相知唯五人。……岂无晚岁新相识，相识面亲心不亲。”其所述“五人”，据《感旧》诗序云，除白居易自己外，其他四人为李建、元稹、崔玄亮、刘禹锡。由此可见，元稹、刘禹锡在白居易交往中的位置，在白居易一生中的作用。故著名史学家陈寅恪谓“乐天一生之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为刘梦得。”（《元白诗笺证稿·戊：白乐天与刘梦得之诗》）实

为中的不刊之论。

诗歌唱和是古代诗人人际交往的一项重要内容。据北大著名古代文学教授诸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称“最早的赠答诗，据文献记载可以上溯到西汉苏（武）李（陵）的送别诗，……而从西晋以后开始，则逐渐多起来，直到晚清，在各家诗集中几乎无不有这类诗篇。”虽然唱和诗中大多数为友人交往的平庸之作，文学价值不高，但其中也不乏情真意切、艺术精美的成功作品。而且，作为学术研究，不应仅仅关注那些文学价值高的作品，同时还应关注那些文学价值不高而文学史价值却不低的作品。即使文学价值与文学史价值都不高，那些作品也不是一无用处，因为那些作品对于在一定程度上还原文学生态，更真实地勾勒文学发展的轨迹与轮廓，仍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如果古代文学研究者把这些作品排斥在视野之外，那他对文学发展的描述就可能出现这样那样的偏颇。而中唐时期是古代唱和诗发展的一个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唱和诗的体制发生了明显而重要的变化。在唱和诗的这一发展变化过程中，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等人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对中唐文学的深入细致的研究，离不开对唱和诗的有价值的探讨。

元稹与白居易唱和诗的首次结集，大约是大和初或稍前编辑而成的《元白唱酬集》十三卷。此后所作唱和诗，收集在大约大和二年编辑而成的《因继集》三卷之中。大和三年之后至大和六年，元稹辞世之前所作唱和诗，据白居易《白氏长庆集后序》，也收录于《元白唱酬集》或《因继集》之中。据白居易《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等文，《唱酬》、《因继》二集共十七卷，所收唱和作品，数量已达千余首。这千余首作品，同时还录存于元、白《长庆集》之中，分别流传于世。刘禹锡与白居易唱和诗，二人先后编辑四次：第一次在大和三年（829年）三月，白将二人此前的138首唱和诗编成上下两卷《刘白唱和集》。第二次是在大和六年（832年）冬，将大和五年（831年）冬白居易送刘禹锡至苏州刺史任后的唱和之作编为一卷，名为《刘白吴洛寄和卷》，附于前集，迁前集下卷为中，题此卷为下。第三次在开成元年（836年），编《汝洛集》一卷。第四次在会昌五年（845年）夏五月，将刘、白唱和末编诗编为一卷，合前共为五卷，依前统称之为《刘白唱和集》。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这些唱和集，虽然经三人的编录，当时即单行于世，然唐时雕版印刷尚未盛行，唐人别集未见刊版行世者。以此之故，唐代文人作品散佚颇为严重。据白居易所作《元稹墓志》，元稹有集百

卷，至北宋时宣和年间，刘麟父子收拾于散佚之余，再行编辑，仅六十卷。南宋洪适、明马元调、今人陈尚君等再次补辑，所得亦甚为有限。刘禹锡的诗集，据文献载，他自己曾编为四十卷。唐宋以后，亦有散佚。据今人考证，宋代以来行世的多种《刘禹锡集》版本，已非刘禹锡自编，而是经过整理、补遗的版本。

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这些唱和集的散佚，对后人研究白、元、刘三人的唱和带来了不便，复原古代诗人的唱和情况，无疑对唱和诗的研究将有不小的助益。白居易后人白高来先生等有志于古代文学的研究，弘扬先祖之文化，孜孜苦研，编成《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编年集》。按照编纂体例，白、元、刘三人唱和作品均从各自的别集内录出，以时系诗，真实全面地展现三位大诗人之间相互唱和的实相。这项工作说易也易，说难也难，因为从三位诗人的别集中移录作品不是什么难事，而对作品进行系年就有一定的难度了。虽然三位诗人都有较为详尽的年谱和现代人整理的别集，但汇集出于众人之手之成果，对其中存在的歧异再加甄辨，使作品系年更为合理，就很需要下一番苦功夫。

白居易是唐代文人中最注意自己作品保存流传的一个作家，生前曾将最终编辑好的文集，誉抄五本，分藏于东都圣善寺、苏州南禅院、庐山东林寺之经藏院及侄龟郎和外孙谈阁童。即使如此，其作品也没有逃脱散佚的命运。至宋代，白氏文集已亡佚五卷，部分伪作亦孱杂其中。因此，全面考察唐代文人的唱和诗，不仅应注意存世的作品，还应该把已散佚但仍可考知大略的作品纳入视野。以愚之见，整理白、元、刘三人的唱和诗，可以考虑考订梳理三人散佚的唱和诗，以存目的形式公之同好。这项工作，可使后人对三人的唱和情况有更全面详尽的了解，对其后关于三人唱和诗及中唐唱和的研究提供更为丰富的材料，将是一件不无意义的工作。

余与白先生未曾谋面，以白居易研究之故，相互间数有文字来往。在该集将要出版之际，白先生命余作序，余虽不敏，学识浅薄，但不敢违命，惶恐之余，仓促捉笔，草此短文，聊以塞责。

是为序

二〇〇九年春草于河南师范大学

周相录，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主攻唐宋文学。著有《元稹年谱新编》等著作。

序三

白高来

白居易病逝的前一年，即唐宣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夏五月一日，最终将其一生的诗文结集为七十五卷，并亲为《白氏长庆集后序》。序中记曰：“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後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後集》五卷，自为记。前後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於家，传於後。”“《元白唱和因继集》共十七卷，《刘白唱和集》五卷，《洛下游赏宴集》十卷，其文尽在大集内录出，别行於时。”由于诗人采取了较好的保存措施，使得其作品的绝大部分得以保存至今。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据白居易研究著名专家、西北师大蹇长春教授对此《白居易集》“逐卷细检，计得诗二千九百一十六首（含补遗一百零九首），文八百六十六首（含补遗二十四首），总计三千七百八十二首。”是目前最流行的白氏文集版本。

但是，诗人“别行于时”的《元白唱和因继集》《刘白唱和集》及《洛下游赏宴集》，自唐代以后却没有流传版本。时至今日，国内尚未发现白居易这三个别集的复原版本；只有日本的白居易研究著名专家花房英树在《白居易研究》（世界思想社，71.3）中，“采集各个别集中散在唱和诗而复原了《元白唱和集》和《刘白唱和集》”（见日本白居易研究学者下定雅弘《战后日本白居易研究概况》），国内至今尚未见由日文翻译成汉语的版本。

作为白居易的后裔，在近几年研读先祖白公诗作的过程中，产生了复原白居易洛中诗集和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唱和诗集的想法，并且认为按编年的方式可能更有意义：一是便利白居易研究者对晚年白

居易居洛诗文的检索和研究；二是为希望了解白居易和热爱、尊崇白居易的读者提供诗人第一手资料。基于此目的，笔者用两年左右时间编写了《白居易洛中诗编年集》和《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编年集》，并适时分别出版。继二〇〇八年出版《白居易洛中诗编年集》后，现在出版的是《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编年集》。

白居易生前所著《白氏长庆集》五十卷（元稹编次，并为序）、《后集》二十卷和《续后集》五卷（白氏亲编，先是书《白氏文集》，最后定为《白氏长庆集》），先后进行过十次编辑。其中，于大和八年（834年）编《洛诗》432首，并作《序洛诗》；又于开成五年（840年）编《白氏洛中集》，收诗800首，作《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在《白氏长庆集后序》中，称“别行于时”的《洛下游赏宴集》十卷本，当是白居易洛中诗的另一个版本。白居易的“序”和“记”都告诉我们：白居易的洛中诗都包含在“大集”，即《白氏长庆集》（《白氏文集》）中。复原“洛中诗”，说难也不难，从“大集内录出”即可；说有一定难度，就是因为白居易当初并不是依年度、分春夏秋冬来整理编辑。往往一年的诗作分布在两卷、三卷，甚至四、五卷内；春夏秋冬写的诗基本上是不分时序编辑的。现在依年度、依春夏秋冬来编辑整理，就要看诗题，诗题未明确就要细细品味诗意；不少诗从诗意中也难以区分年度和节令，还须从史料对当时的时政和人物的交游的记述来确定。另外，诗人也有少量组诗词（如《杨柳枝词》《竹枝词》和某些寓言组诗），非在某一时段写成的，一般就编在本年的最后。

为了帮助一般读者了解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唱和诗的背景，本书附录有《白居易、元稹、刘禹锡交游系年》。

最后，还要强调的是，把白居易、元稹、刘禹锡的唱和诗按年、按时节编辑是作者的初次尝试，本人学力又很不够，疏漏、错误之处在所难免，诚恳欢迎专家学者指正。

代前言

“元白”与“刘白”——白居易及其洛阳两诗友

在唐朝中叶的诗坛上，有三位耀眼的明星：“诗魔”白居易、“元才子”元稹和“诗豪”刘禹锡，时人和后人称其为“元白”“刘白”。白居易和元稹、刘禹锡之间亲密、真挚、志同道合、始终不渝的友谊为人们所称颂；他们在诗文创造上的相互交流、切磋、砥砺，各自创作出富有人民性、现实性和高超艺术性的诗文作品为人们所称道。

一、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都是洛阳人

元稹，字微之，别号威明，河南府（洛阳）人。大历十四年（779年）生于长安靖安坊。八岁丧父，母郑夫人携其依舅族生活，并亲教其读书。后奉母随姐夫陆翰在凤翔西北边荒之地居住，从小经受了比较穷困和接近下层人民的生活。元稹自幼聪慧，且勤奋读书，十五岁时便以“明两经”及第。贞元十九年（803年），与白居易同登拔萃科，同授校书郎，二人交往日益密切。元和元年（806年）春，白居易与元稹同罢校书郎，同在华阳观闭门累月，揣摩时事，写出《策目》七十五门；四月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元稹考中第三等（按惯例无一、二等），授左拾遗。他意气风生，每每上书论政，为朝中守旧势力所忌，不久出为河南县尉。

刘禹锡，字梦得。他的七代祖刘亮在北魏时任散骑常侍。孝文帝迁都洛阳，刘亮也跟着到了洛阳，在洛阳定居下来，刘家从此也就“籍占洛阳”了。祖父刘鎰，先是任洛阳县主簿，后来做到殿中侍御史。父亲天宝末进士，官“浙西从事，加盐铁副事，主务于诵桥”，因避“安史之乱”，把家迁到了苏州。刘禹锡大历七年（772年）就出生在苏州所属的嘉兴县。贞元八年（793年）进士及第，贞元十年（795年）中

吏新取士科，授太子校书。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远祖曾封地太原；七代祖白建在北齐时封地韩城。曾祖父白温迁家于渭南下邽；后在朝中做到朝清大夫、检校都官郎中（约为高宗、武后大周朝时），在东都洛阳亦有一处宅第。祖父白锬在任洛阳县主簿时，娶河南县尉之女薛氏为妻，因其后基本都在河洛地区做官，几个子女当都出生在洛阳。白锬在巩县令连任三考，把家搬到了新郑，白居易大历七年（772年）就出生在新郑东郭宅。洛阳毓材里白氏宅第是白温、白锬、白季庚及家人、族人数代居住的百年老宅，也是白居易早年在洛阳的“东都宅”。长庆四年（824年），白居易罢杭州刺史，秋归洛阳，买下故散骑常侍杨凭的履道里宅第，把家定居在洛阳。此后虽在苏州和京城做过时间不长时间的官，终于在（829年），长归故乡，并度过了诗人一生最后的十八年。病逝后，埋葬在龙门东山琵琶峰。

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异地相遇，一说起是老乡，双方思想上立即多了几分亲近感，随着日益紧密的相处，便会有越来越多的共同语言。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他们不仅是洛阳老乡，而且家庭和个人生活亦有许多相似的经历。比如白居易与刘禹锡，祖父都名锬，都任过洛阳县主簿；父亲都是天宝末进士；二人同甲子，都生于大历七年，年轻时都在苏州、埭桥居住生活过。如此谈来叙去，友情愈来愈深。

二、白居易、元稹、刘禹锡都有相同的抱负和相似的遭遇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所处的时代，正是大唐帝国日趋衰败的时代。“安史之乱”给唐王朝的政治和经济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加上吐蕃等外族的连年入侵，帝国的版图大大缩小了。那些割据一方的藩镇，更是肆无忌惮地扩充军备，搜刮财富，和朝廷分庭抗礼；同时他们加重租税，强拉丁役，使广大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朝廷内部，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宦官对百姓的肆虐，更是形同盗寇。同时，进士出身的新兴士族和旧官僚之间攫取政权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

处在这样的时代，出身下层官吏、比较接近劳苦百姓的白居易、

元稹、刘禹锡都有着忧国忧民、政革时弊，以图国强民安的志向和抱负。

刘禹锡积极参与“永贞革新”，是这次政治改革的核心成员。“永贞革新”采取了一些抑制藩镇、惩办贪污，任用贤能、裁减冗员，整顿税负、削减盐价，放还宫女、禁止官市等措施，打击了宦官和藩势力，减轻了百姓的一些负担，对整个社会是有益的；但它却触犯了专权的宦官、割据的方镇和旧官僚的利益，所以遭到了他们合力反对，仅进行了一百四十余天的“永贞革新”便被扼杀了。从此，刘禹锡同“永贞革新”的积极参与者一起，受到了长期迫害。从永贞元年（805年）九月，到宝历二年（826年）冬，刘禹锡先后在朗州、连州、夔州和和州等偏僻州县辗转了二十二年。白居易、元稹是同情和支持“永贞革新”和刘禹锡等参与者的。白居易在永贞元年二月作《为人上宰相书》，此宰相即“永贞革新”的核心人物韦执谊。所谓“为人”代书，实际上表现的是他对“永贞革新”的支持和期望：“夫欲行大道，树大功，贵其速也。盖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此言时之难得而易失也。”“永贞革新”要革的，正是白居易所痛恨的时弊，他是多么希望革新者能速行速决，快刀斩乱麻，一举而成功呢！元稹同情刘禹锡，同被贬朗州的刘禹锡唱和不断，并赠其壁州鞭。白居易其时也曾寄诗百篇给刘禹锡，刘禹锡很快就写了和答诗《翰林白二十二学士见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高度评价了白居易的诗歌艺术。

白居易和元稹自贞元十九年（803年）同登拔萃科，到元和元年（806年）同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在交往中成为最亲密的朋友，二人志同道合，都十分痛恨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朝廷腐败、贪官污吏；都十分同情劳动人民，特别是备受欺压和盘剥的农民；都主张共同起来揭露和反对，以“张直气而扶壮心”。白居易在任左拾遗、翰林学士期间（808-810年），克尽职守，屡陈时政：奏请免去江淮赋税，以救在水深火热中的灾民；请多放官人，减少官中费用，尽量消减宫女孤居的苦痛；反对王谔以搜刮人民的财物进奉、贿赂朝廷，谋求宰相之职；反对宦官吐实承璀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去指挥对王承宗的作战；请罢用兵河北，以免百姓遭殃，……如此等等，“几千百言，情词激烈，都是别人不敢说的”。

元稹刚到任河南县尉，遇母病故而归长安守丧。服除，任监察御

史，出使蜀，劾奏剑南东川节度使严砺违法加税，并平八十八家冤事；使还，分司东都仍不畏权势，奏摄河南尹房式不法事并令其停务。执政者恶元稹一系列作为，罚其俸，并召还长安。途经华阴敷水驿，后边来到的中使刘士元硬要元稹让出驿房，并用马鞭打伤元稹的脸。朝廷不仅不治刘士元的罪，反而贬元稹为江陵府士曹参军。白居易连上三状，论元稹不当贬，但终未救得元稹。

元稹的遭遇，五年后落到了白居易头上。元和十年（815年），时任太子左赞善大夫的白居易上疏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盗贼，执政者却以官官先于谏官言事而恶之，又有人污蔑白母因看花坠井而死，白居易却作《赏花》《新井》诗而有伤名教，以此贬白居易为江州司马。刘禹锡、元稹、白居易就这样先后受到朝廷的贬处。

三、白居易、元稹、刘禹锡诗歌创作的共性与诗文交往

《新唐书·白居易传》：“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诗。……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稹卒，又与刘禹锡齐名，号‘刘白’。”

（一）白居易与元稹的诗歌创作及诗文交往

白居易、元稹共同的抱负也反映在他们的诗歌创作和交往上。

1. 关于白、元的文学主张。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中提出：“寓意古题，刺美见事”。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遇事托讽，以收“美刺比兴”之功。在题材选择上，以有关民生苦乐“闻见之间有足悲者”为对象（白居易）；在写作目的上，刺“病时之尤急者”（元稹）。由此可见，他们的创作方向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以讽谕的形式，对现实中的事件，加以生动的刻画，通过形象，反映实质，集中表现，重点突出。

2. 关于白居易、元稹作品的现实性和人民性。白、元都很重视的讽谕诗，正是他们批判现实、反映生活的重要武器，尤以他们担任谏官、供职翰林时期的《新乐府》《秦中吟》等一类作品，无情地揭露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种种事实，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现实性。他们这方面的作品主要有：反映人民疾苦和贫困的，如白居易的《观刈麦》《村寒苦居》《采地黄者》等；元稹的《织

妇词》《田家词》等；讽刺统治阶级横征急敛、贪污强暴的，如《重赋》《杜陵叟》《卖炭翁》《黑龙潭》等，元稹的《采珠行》《促捕歌》等；暴露豪门贵族荒淫无耻的，如白居易的《轻肥》《伤宅》《歌舞》等；反对穷兵黩武的战争的，如白居易的《新丰折臂翁》，元稹的《夫远征》；关心其他社会问题，如同情、关心妇女命运、劝戒奢侈浪费、针贬嬖幸习俗、关心人道等等。

3. 关于白居易、元稹的长篇叙事诗。白居易、元稹在长篇叙事诗的创作上达到了前人没有达到的高度，如元稹的《连昌宫词》、白居易的《长恨歌》《琵琶行》。元、白的这几篇长篇叙事诗为后世诗人学习、仿效，为历代诗词研究者推崇，为后人千古传诵。

4. 关于白居易、元稹的唱和诗。今存白诗 2887 首、元诗 832 首，白居易和元稹的唱和诗达 111 组，元、白间有唱和无或有和无唱诗 104 首。其数量在诗歌史上占首位，此其一；其二，白居易和元稹唱和，多则上百韵，少亦数十韵，争奇斗胜，层出不穷；其三，前人和唐人唱和一般为和韵，元、白唱和始创次韵唱和，依次押韵，前后不差，前无古人。元、白的唱和诗除分别收入各自的诗集中，还录在《元白唱和因继集》中。

（二）白居易、刘禹锡的诗词创作和诗文交往

在中唐的诗坛上，白居易和刘禹锡大体相当，人们称之为“刘白”。刘禹锡在《翰林白二十二学士寄诗一百篇因以答贶》中，用“玉琴清夜人不语，琪树春朝风正吹”来赞美白诗的音色，用“郢人斤斲无痕迹，仙衣衣裳弃刀尺”来赞颂白诗的高超技艺。在《和乐天洛下雪中宴集寄汴州李尚书》中，用“笙歌要请频何爽，笑语忘机拙更欢”诗句，对白居易晚年尚拙的艺术情趣表示赞赏。白居易对刘禹锡的诗亦称赏有加。他惊叹“诗敌之勍者，非梦得而谁？”“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

刘禹锡诗的题材广泛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政治诗、咏史怀古诗、风土民情诗和抒情酬赠诗。这些诗，大多根植现实生活，站在时代高度，具有强烈的时代气息和浓郁的生活气息。同白居易一样，诗人的爱和恨、歌与刺、悲与喜都鲜明、真切地流淌于笔端。读刘禹锡

的政治诗可以发现，它们多是“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乐府歌行，实际就是白居易、元稹、李绅等人倡导的“新乐府”诗体。刘禹锡也以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为这一新乐府运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刘禹锡的咏史怀古诗也是一大特色。诗人站在时代高度，将现实的感受与历史的沉思结合起来，以历史题材反映现实内容，寓深刻的哲理于咏史怀古之中。白居易亦作有“咏史”“放言”一类作品，针对现实，富有哲理。

白居易、刘禹锡都十分注意向民歌形式学习。白居易在忠州（815年）、刘禹锡在夔州（824年）都写过《竹枝词》；白居易晚年在洛阳作《杨柳枝词》八首，刘禹锡在苏州继和八首。他们开辟了一条文人诗和民歌相结合的新道路。晚年，白居易在洛阳创作了著名的《忆江南》三首，刘禹锡很是欣赏，便写了《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二首。这是我国文学史开始出现依曲填词的纪录，在“词”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史上有一定影响，占有一定地位。

白居易和刘禹锡的诗文交往始于白居易寄诗百篇与刘禹锡及刘禹锡的“答贶”。尔后较长时间未见交往诗文，但他们的心是相通的。到了刘禹锡任夔州、和州刺史，与时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生活距离近了，诗文交往也日渐多起来。后来，白、刘二人先后在长安和洛阳近距离相处，唱和诗就非常多了。最后，白、刘二人把他们之间的数百首唱和诗合编《刘白唱和集》五卷。今存刘白唱和诗152组，刘、白间有唱无和或有和无唱诗74首。

目 录

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原序 // 1

贞元十八年（802年）诗二首 // 7

白居易 秋雨中赠元九 // 7

元 稹 酬乐天秋兴见赠 // 7

贞元十九年（803年）诗二首 // 8

白居易 曲江忆元九 // 8

白居易 常乐里闲居，偶题十六韵，兼寄刘十五公舆、王十一、吕二、吕四、崔十八玄亮、元九、刘三十二敦质、张十五仲方。 // 8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诗三首 // 9

元 稹 病减逢春，期白二十二、辛大不至十韵 // 9

元 稹 赠乐天 // 9

白居易 西明寺牡丹花时忆元九 // 9

元和元年（806年）诗三首 // 10

白居易 赠元稹 // 10

白居易 权摄昭应，早秋书事，寄元拾遗，兼呈李司录 // 10

元 稹 酬乐天 // 11

元和二年（807年）诗一首 // 12

白居易 别元九后咏所怀 // 12

元和三年（808年）诗二首 // 13

白居易 绝句代书赠钱员外 // 13

元 稹 和乐天招钱蔚章看山绝句 // 13

元和四年（809年）诗三十四首 // 14